

任務壹

離北鳥卦李長生

第壹章、危局

「穆姑娘可倦了？瞧前方有家小店，咱們稍作休息再上路如何？」

越駛離京師，官道越是顛簸，木輪滾上碎石子，鏢車晃蕩，穆璃點了點頭，行了幾時辰，就算人不累，只怕馬兒也疲了，她身子前傾，伸手溫順地撫著馬鬃：「便依公子所言。」

遠處高竿立上大大旗幟，在漫風中揚起波紋，清晰可見幾字毛筆大字『小草棚』。

駛至店前，入眼之處無不令穆璃會心一笑，名副其實，幾些竹草搭起用於遮日讓客人小憩的棚子，三兩長板木桌椅，一旁石檯幾個大竹籠，炊煙裊裊，瀰漫著特有的麵香，名字倒也符合這店。

甫下了馬，原先店老闆還埋頭打理雜務，見兩人便吆喝而道：「二位客倌一路辛勞，快快請坐，喝杯清茶解解乏。」說著，手腳麻利招呼了二人落座，動作熟練地提壺倒了兩碗茶水：「還想要些什麼，儘管吩咐便是。」

「來些饅頭。」

「見二位這扮相，諒必同運鏢往積溪而行？」與此，店老闆拾上碟盤，步至石檯旁，蒸籠一掀，熱氣四散，取了幾粒熱騰騰的饅頭便上桌。

「咱店這路也是去積溪的必經之道，這些天已有好些同二位一樣的人過去啦。」說著，店老闆抬手指了前方直道：「沿著這路走上兩日便到啦。」

招呼完二人，老闆便牽馬走到一旁，繫繩於樹，讓馬兒吃著早已備妥的糧草。

「大哥，不知貴店酒可有得？」席君珀問道，酒已飲罄，方才一路上滴酒未沾，料是犯了癮，渾身可自在不得。

「那是自然，咱這有二鍋頭、燒刀子，客倌若要帶著走，這便取壺裝些。」未等店老闆動作，腰間錦繩一鬆，席君珀遞出空壺至前，領首而禮：「甚好，燒刀子勞煩。」

「那客倌可稍歇會兒。」

接過壺，店老闆便走往甕邊，紅紙一掀，勺子一舀玉液傾入壺中，不一會兒穩穩遞交回男人手上，穩穩接上，席君珀墊墊酒壺重量，笑容甚是滿意，不過也並未打開取飲，想必留著路上享用。

小憩了會兒也差不多，席君珀取了幾文銅錢擱至桌上。

「積溪受災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民不聊生，聽聞近日匪徒多猖獗，客倌路上可當心，切莫小覷。」見二人整裝離席，店老闆拿淨布拭著桌面，又道：「但見二位鏢師，身手定是不凡，就當小的多了嘴。」

「多謝老闆提醒。」拱手而揖，穆璃心想，這回他們走的是官道，匪徒可會如此大膽行搶？儘管如此，她不免還是有些擔心。

* * * *

薄暮時分，斜陽西下。

「這看來路上是無旅店了，咱們可得找個落腳處。」

隨口拋上了句，席君珀韁繩一放，倒顯悠然自適，兩人共乘一車，汗馬領頭，又不知駛了幾里路，山壁峭岩，灌木草叢，說得要多藏是在好不過之處，希望別耽擱了才好。

纖纖指尖逗玩著籠中鳥兒，穆璃抬首一見，墨瞳映著天際紫紅，染上幾抹橘紅彩霞。

「你們！」一聲，忽如雷貫耳，劃破寂寥。

「哼。」聞言冷哼，席君珀眉頭一蹙，嗤笑冷言：「運氣不佳，還真給碰上了擾人蒼蠅。」語甫落，一旁的樹叢唏噓，不會兒黑影竄出，劍光刺目，各個獐頭鼠面，手持大刀阻路不讓前行。

一看便知，是群綠林盜匪，然，至此倒也有些毀了匪徒之名。

「此路是我開，此樹是我栽！」霸氣狂言而至，正前方匪徒話說了一半頓時語塞：「要想、呃……再來是咋？」看向身旁同夥，掩嘴低語，刻意壓低了聲深怕被人聽見似的。

「嗤！媽勒！連話都不會說麼？」粗曠渾厚嗓音低吼而至，彪形大漢從後方走來，一掌，拍開前方黑壓人群。

似是匪徒頭領的男子滿面鬍鬚、身型魁梧，大馬金刀一站，顯得一旁嘍囉各個矮小瘦弱，朝身旁呸了口水：「沒用的東西盡給老子丟臉！」語落，面目兇光、眼眶欲眦轉首瞪向穆璃二人，原本落肩大刀倏地提起，劃至前，揚起刀風簌簌，直掠向前頭席君珀面目，刀鋒冷光而下硬生生直插入地面，揚起薄薄塵沙。

「聽好，我們只為財不為命，老老實實將東西留下，老子放你們一條生路。」

「唷？」忽地轉了音，撫著滿是鬍渣的下顎：「那小姑娘可挺標緻，這不，帶回去作押寨夫人如何？老子定好好疼愛疼愛。」咧嘴一笑，一句極盡粗俗的言語不光是佔便宜，連眼神也不好安份的偏要從穆璃身上流連而過，男子身後同夥也隨之起鬨。

「可不成，這些咱們趕著送去積溪吶。」席君珀率先下了車，衣裳輕拍，似是有恃無恐，步至彪漢前便是拱手一言：「還請幾位大哥方便讓個路，免得物劫不成反帶傷而歸。」

「席、席公子，他們……」初次走鏢還真就遇了匪，且對方還對自己打著壞主意，完全不知如何應對的穆璃只是愣坐著。

「小子，留下貨與美人，老子不讓你作路邊孤魂。」好話不說第二遍，語氣中聽得出不耐煩。

「孤魂還待七月給人祭，這會兒沒了酒我心難過。」仍是有空耍個嘴皮，席君珀偏頭一望倒顯得無奈，眸子定定瞧上前方，朗聲而言：「擾了興致，待我了結這幾個毛賊。」顯然對著身後人兒說上。

「還真有不怕死的，把他給老子砍了！」一聲令下，匪徒各個持刀衝上前，直掠目標，只見席君珀未出劍，旋身一抬腿，就把飛身過來的其中一人重踢了回去，強力一擊讓對方飛了數尺之遠，愣在地上久久未起。

「小子有能耐，老子倒要看你能撐到何時！」

他們自然不會將心力全放席君珀一人身上，後面可還有個美人兒呢。

人數眾多，即便蚊蠅也需一時半刻方能了，席君珀連忙應付不暇，幾名匪類趁此從他身邊而過，直向還愣在車上的穆璃，席君珀原想回身阻攔，不料眼前一閃刀光掠下，卻又被牽制：「穆姑娘！」

甫一回神，穆璃便見身旁已五六人，各個面目猙獰，神情猥瑣像是要將自己活剝生吞了般：「嘻嘻，小美人兒乖乖別動，免得花了臉咱們可不好向頭子交代。」刀鋒相逼，一伸手便要將她擒住。

「呀啊！」一聲驚呼，她嚇得便將鳥籠一甩，將那手攆開，一陣慌亂下籠門敲上石子，喀得門開，裡頭的文鳥一驚，拍翅而飛。

文鳥在上空盤旋了圈這才又飛回穆璃頭上，昂首展翅鳥鳴了數聲。

「還、還敢反抗！抓住她！」被這一甩後作力，匪徒跌下了車，穆璃又提韁一扯，前頭馬匹嘶叫了聲仰身威嚇，她趁此輕盈一躍，跳出重重人圍，腰際長劍一拔，冽冽寒光在手，逼得匪類稍退一步。

然，劍雖在手，仍是險境。

若以往，嚇阻些鬧事醉漢尚足矣，而如今她面對的是一群泯滅良心之匪類，此舉又如何見效？人圍漸漸往自身這靠攏，餘光瞥向一旁同為藍褂身姿，席君珀那方情況更甚危急，鋒刃每每擦至那人髮稍，根本無暇顧己，現在的她只能力求自保。

「再上前一步，我定不饒。」

穆璃離了些距離，藉機調整氣息讓自己冷靜下來，指節緊握劍柄，手心微微沁汗，是更加穩上劍身。如此險境可與平常鍛鍊不同，不正是能試試自己身手的大好時機嗎？她有自信，區區幾名匪徒，不在話下。

那頭領雖似尋常武夫，進退之間毫無章法，但那手起刀落，排山倒海之勢，單是被砍中一刀不是說得淌幾滴血便罷。

「臭小子休得猖狂！」一吼，頭領大刀一握，劈向眼前小子，處處攻至要害，席君珀身子一傾避了開來，手腳俐落移至彪漢身側，抬手便是一拳揍毆一旁嘍囉栽倒在地，瞬得，便又是那大刀直劈而來，落至地僅離鞋履分毫，塵土飛揚，珀色一瞋，險些看不清來人動靜。

待塵煙散去，只見他們的鏢車棚頂上站著一名匪徒，那猥瑣矮小的高舉上糧袋，二話不說便要從穆璃的頭頂往下一砸。

見狀席君珀冷哼出口，懷裡短刀一抽，就這麼擲了過去，迅如羽箭，直插入那人肩頭，人影便怦然倒落，慘叫伴至穆璃耳裡，殷紅蜿蜒刺上她的目光，算是給人兒提醒要她切莫大意。

刀光劍影間莫過於分神，趁隙間，匪徒猛然一抬手襲向席君珀，內力貫拳十足十毆向他的嘴角。

一時失了重心仰倒在地，唇齒間一口血流淌而出，席君珀袖口拂嘴而過，臉頰灼熱的刺痛感，腥臊血味，眉目上挑，內心沉澱已久的殺機也起。

原先留手的念頭，隨著這一拳煙消雲散。

「夠了。」倏然起身而立，兩字低吟迸口而出，珀瞳中翻騰的殺意決然。

眼前人此種異樣不由讓周圍人打了冷顫，彪漢更是被氣勢給逼退步伐，然，這面子可輸不起，提嗓一吼：「看老子將你劈作柴火！」不敢大意，大漢大馬金刀步子一踏，大刀顫寒光朝面前人殺去。

臉頰數度貼上刀鋒，劃肌而過，席君珀左閃右躲，身法極其詭譎多端，在對方猛烈攻勢下穿來刺去，藉機尋找漏子鑽，而周圍嘍囉也不敢輕言妄動，深怕一不小心便捲入戰局，已然成了一對一的局面。

「媽的！」怎麼砍都砍不中對方，越發不對勁，彷彿自己的每個舉動都被人給洞悉個穿。攻守之際，旋身閃躲，稍不留神，血腥順風飄散，儼然白袍碎裂，席君珀胳膊被劃了口子，他面顯難色，腳步踉蹌一退，見此，彪漢看準了時機，提刀猛然一斬，直劈對方天靈蓋而下。

這一瞬，靜止得彷彿連霎那汗水滴落，都清晰可聞。

大刀未下，席君珀先手揪住了對方衣領，向前一拽，旋身一躍，身手矯健翻至那人熊背上，就這麼在他後腦上重重地來一記膝擊。

認真起來，下手便不再留輕重。只見頭領瞬間白了眼，雙膝跪地，刀落，人倒。

「咿咿咿！頭、頭子竟然被……」完全看傻了眼，事情就發生在這麼一瞬間。

「早、早說別搶他們！你瞧，連頭子都倒了，這些天咱們搶這些鏢師有哪次得手的？」

「切、少廢話！還不趕緊走人！」其中兩名匪徒吃力的將倒地不起的頭領扶起，離去前還不忘烙下狠話：「臭小子給我記住！」接著倒是一溜煙便不見人影。

穆璃愣眼左顧右盼，也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，只見匪徒既去，危局已解。她收起長劍，只見沙泥上大大小小浸染水漬，揚風淡淡腥甜，這才望見一旁人摀著胳膊，上頭是裂長大口子。

「席公子沒事吧……」幸得傷口長而不深，她扶起男人搭上自己肩頭，慢慢地走回車上坐下休息。

席君珀沒有回應，顫著紊亂的氣息，吞吐調息著，良久，稍稍抬眼，他見對方一副擔憂之色，還凝著他直瞧，頷首，便掛起使人安心的笑，細聲而道。

「穆姑娘無恙便好。」